



冬韵

◎施敏

乡村腊月,一幅温情的画卷

◎孙同林

腊月的乡村仿佛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凛冽的寒风和温煦的暖阳,勾勒出一个个静谧而又充满韵味的冬日景象。

腊月是一个银装素裹的季节,纷纷扬扬的雪花将大地装扮得洁白无瑕。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照在皑皑白雪上,如同给大地洒上了一层金辉,格外美丽动人。河流变成一条闪光的玉带,笔直的,或曲里拐弯的,环绕在村庄四周。树枝上的冰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仿佛在向人们诉说冬天的传说。麦苗沉浸在雪被下的梦里,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小动物们躲进了巢穴,享受着难得的安宁与温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腊月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月份。腊月二十三(如东地区为腊月二十四),俗称“小年”,是腊月里一个重要的节日,这一天,人们要举行祭灶仪式。祭灶祭的是灶神,灶神常年生活在一个个家庭里,一身烟火气,他本是负责监管人们日常生活品行的小神,却变成了民间代言人。祭灶神,是希望灶王爷能在玉帝面前多说好话,保佑家人的平安幸福,祈求来年五谷丰登、生活美满。人们在祭奠灶神前,要对屋子来一次大扫除,名曰“掸尘”,有去除一年的晦气和除旧布新的含义。

大年三十是传统过年时各种

活动的高潮,也是整个腊月最热闹、最温馨的时刻。在农村,家家户户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起来,敬神、祭祖、准备年夜饭,贴春联、贴福字、贴窗花、放鞭炮等等。年夜饭后,全家人还要守岁,要围坐在一起看春晚,享受难得的团圆时光。

除了除夕,腊月里还有很多其他传统节日和习俗。比如腊八节,人们会吃腊八粥、泡腊八蒜等;腊月二十五则是传统磨豆腐的日子,如东乡间流行的《过年歌》里有一句“二十五,磨豆腐”,既顺口,又温情,豆腐谐音“头富”,过年做豆腐期盼着来年生活富足,在富裕路上拔得头筹;腊月二十七、二十八则是洗浴、理发的“节日”,寓意去除一年的污垢和晦气,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

乡村腊月不仅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月份,还是一个美食的盛宴。在这段时光里,人们利用各种食材制作成种种美味佳肴,来庆祝一年的收获。腌制腊肉、腊鱼、腊鸡,灌制腊肠,是腊月里农家的功课。腊月里腌制、晾晒的腊肉、腊肠等,味道醇厚,风味独特。在春节期间,这些腊味食品成为餐桌上的一道道美味佳肴,人们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幸福。除了腊味食品之外,腊月里还有很多其他美食值得一尝。比如由多种食材熬制而成的腊八粥,体现了各

地特色,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在如东乡间,过年做的老酵馒头、年糕、汤圆等美食,也会在这个季节里大放异彩。美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味蕾需求,更是承载了人们对未来的祝愿和期望。

乡村腊月是一个承载美好情感的月份。进入腊月,农人一年的辛劳便画上了休止符,大田里的农活暂告一段落,那些远离家乡在外地打工或者求学的游子纷纷走上回家的路,赶在大年三十与家人团聚成为他们的目标。

乡村腊月还在于它带给我们的美好回忆。曾经的乡村腊月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人们的心中却充满了希望和憧憬。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变迁,那些曾经的场景已经远去,但那份对腊月的热爱和怀念却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每当腊月来临之际,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和经历,仿佛又回到那个纯真而又美好的年代。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选在腊月里举办喜事,其时,整个村庄都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这期间,人们的性格仿佛也变了,变得温顺、谦和,人与人之间变得友好、和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美好而温情的画卷,画外音是阵阵喜庆的鞭炮声、唢呐声和欢歌笑语声。

的市民家要,记得为炒蚕豆我也到人家要过沙子。那些年,每到腊月底,每当夜晚来临,家家都传来炒货声,直到深夜。用沙子炒蚕豆或花生、葵花子是否更脆更香,我看不见得,更多是人们的心理作用罢了。

自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那延续多年的铲刀炒货声如今已很少听到。现下人们平时或春节消费的各种炒货是炒货专业户用滚动机自动炒熟的,既快又省事,南通沙炒豆已成为历史了。

逃宴

◎杨譔

心窗
片羽

俗话说“宴无好宴”。历史上最著名的莫过于鸿门宴,请客是为了“杀人”;《西厢记》里有《请宴》一出,请客不是为了谢恩,而是为了“赖婚”。我逃过的几次宴请都是好宴,是我自己“不合时宜”,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逃宴的事在我这儿是经常发生的,所以熟知我的朋友都见怪不怪。

最早一次逃宴在启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一位石姓好友大宴宾客,女儿那时还小,正好也在启东,就跟我一起去赴宴。请柬上开宴时间是五点半,我们打了个车准时赶到,结果等到六点,宴会厅里还没几个人。六点半,陆陆续续开始来人,有几个我熟悉的女人,她们的老公在小城里都混得了一官半职,于是便跟着觉得高人一等。她们那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彼此略显夸张地招呼着,热烈地讨论着衣服、包包及自己的老公。近七点时,有我熟悉的朋友进来了,但他们都很忙,有打不完的招呼。我与女儿依旧在一堆又一堆的人群外傻傻地等着开宴,像墙角边两棵一大一小干瘪的白菜。我实在无法忍受别人把我们的时间如此不当回事,见有服务员端了几碟冷菜上来,便悄悄跟女儿说:“我们先吃,你敢吗?”女儿反问道:“为什么不敢?”

我原先是教师,所以我与女儿被安排与几个校长同桌。一个女校长见我们擅自行动,吃惊地说:“你们这样不好吧?”我说:“请柬上不是说五点半开吃的吗?”我俩把几个冷菜挨个尝了一遍,见没有新菜上来,又瞥见我那石姓朋友像鱼儿一样游动在众人之间,遂与女儿扬长而去。我们在旁边找到一家时尚的小吃店,各自点了自己喜欢的吃了,然后叫上一辆黄包车,吹着初夏雨后凉爽的晚风,轮流背诵着唐诗,惬意而归。

还有一次在南通。某学报编辑招饮,我们两家六个人,外加他在某中学当副校长的同学。席间,副校长积极地配合我朋友,想灌醉我。怕自己酒后失态失控,我便借“尿遁”而去,留下妻子与女儿面对。回家后,她们自然少不了把我责怪了一番,女儿甚至表示对我非常失望。我当时觉得有些委屈,现在想来,自己一“逃”了之,把难堪留给她们,不能不说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还有一次逃宴事件发生在南京。新年刚过,我与省城的几位师友相聚于某饭店,准备顺便商量一些工作上的事。那天,与宴者七八人,有老名家,也有新权贵,还有两三个像我这样执弟子礼,幻想着有一天有人施以援手、帮着谋个好前程的初涉艺坛者。那天,人是早早地都到了,酒菜也上了,但众人不忙着动筷,而是一个比一个娴熟地大捧某人臭脚。我开始默不作声,后来忍无可忍起身告辞,临走时还拒绝了某权贵的一个“建议”。那个晚上,纤尘不染的空中高悬着一轮明月,晚风很凉,我知道自己这次“逃宴”意味着什么,但在的一瞬间我便拿定了主意。

早年曾读到过这么一个佛教故事:有一天晚上,德山宣鉴侍立在老师龙潭和尚身边,时间很晚了,宣鉴向龙潭道了声“珍重”后走出法堂。外面很黑,宣鉴转身对龙潭说:“天好黑啊!”龙潭闻言,点了一根纸烛递给宣鉴,宣鉴伸手去接时,龙潭“噗”的一声把纸烛吹灭。德山宣鉴瞬间开悟,向龙潭倒身拜拜。龙潭问:“因何而拜?”宣鉴说:“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被老和尚的舌头迷惑了。”在南京逃宴的那个晚上,跨出饭店冷风吹来的瞬间,我也开悟了:从此不再依傍名流权贵,我自做我。真是:青空月朗一声笑,秣陵春来草自青。

南通沙炒豆

◎苏强

春节即将来临,市民们开始准备年货,在市民准备的年货中,除了鸡鸭鱼肉外,炒货是少不了的。在炒货中有花生、葵花子、蚕豆等。但在四十多年前的春节,沙炒蚕豆占年货炒货中的大头,那时南通沙炒豆较有名气,但也是一种无奈。

在那个年代,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物资匮乏,不管买什么都要凭票。每到年底,凡城镇居民都能领到一大把花花绿绿的票证和券,多达二十种,其中就有干蚕豆票,每人每年可供应干蚕豆4至6

斤。市民们从粮站买来干蚕豆后,一部分用水浸泡剥成豆瓣,加上咸菜或其他食材烧成汤,还有部分干蚕豆则炒着当零食吃,不过平时舍不得,要留到过年时炒着吃。

不知何时,人们在炒蚕豆时要用沙子和着一起炒,说这样会使蚕豆在吃时脆些、香些。那时,沙炒豆、沙炒花生等沙炒干货成了南通一大特色,沙炒蚕豆占了各种炒货的大头。当春节即将来临时,市民们为炒蚕豆过春节到处找沙子,有的到建筑工地找,有的到正在装潢

江海
风物